

记者 于民星 济南报道

武侠美学

《雨霖铃》最引人注目的标签,是“手搓武侠”。在一些武打戏多是特效堆砌、慢镜头注水、缺乏真实力量感的情况下,该剧坚持全实景拍摄,以长镜头实拍近身对战,拳拳到肉,用实打实的诚意还原江湖本味,重构武侠美学。

硬核武打是“手搓武侠”的核心底气。为还原纯粹的武打质感,剧集摒弃飞天镜头与夸张特效,采用地面实战打戏设计,在凌厉招式中兼顾力量与美感,真正做到“武为使用”,以硬核动作撑起江湖氛围。剧中宣城县衙外那场二对六的巷战,多个长镜头跟拍,狭窄逼仄的街巷限制腾挪空间,展昭以剑格挡,近身卸力,与同伴互为策应,步步退守,在钩刀、铁锤、短刀的夹击下见招拆招。全程招式利落不炫技,打斗紧凑不拖沓,剑刃交锋的锋芒、肢体碰撞的厚重质感扑面而来,尽显实战江湖的肃杀。

剧中的画面美学,更深度融入宋代水墨风骨。山水布景借鉴宋画留白写意的构图逻辑,色调克制淡雅,将极简雅致的宋代美学藏于故事背后,在勾勒江湖氛围的同时,呈现人间烟火与世道冷暖。剧集开场,连绵阴雨笼罩山野,树林掩映间一盏暖黄灯火微弱摇曳。昏暗的山北客店隐于雨雾深处,一行人冒雨疾驰而来,光影克制暗沉,瞬间渲染出危机四伏的江湖氛围。

剧集精准复刻宋代生活风貌,以实景搭建还原古意江湖。街巷排布、院落格局、器物陈设皆贴合宋代规制,在虚实之间交织烟火气与江湖气。松江渡码头依水而建,木构栈桥复刻宋代漕运渡口风貌,往来商贩勾勒市井百态。松江府丁家宅院遵循宋式规制,白墙木窗、回廊幽深,室内案几屏风、书卷青瓷素雅简约,将时代质感与人物境遇悄然相融。

侠义新解

《雨霖铃》在内容上的核心看点,不在于定义“侠是什么”,而是讲述“如何成为侠”。剧集跳出侠客快意恩仇的浅层叙事,以《三侠五义》中的南侠展昭为基底,立足北宋仁宗年间襄阳王谋反的时代背景,串联私盐走私、兵符失窃、邪神献祭、科举舞弊等连环案件,在庙堂与江湖的博弈中,叩问公道与正义的真正内涵。

剧中的展昭,不是完美无缺的“正义符号”,而是游走于朝堂与江湖,在律法与道义间不断挣扎的少年侠客。身为御前四

品护卫,他必须恪守朝堂法度;身为心怀苍生的南侠,他又放不下江湖道义。西桥渡一役将这份两难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更耐人寻味的是,剧中多元侠义观的碰撞。展昭坚守“庙堂之法”,守住本心,不攀附权贵,不背弃百姓,以规则捍卫人间公义。锦猫鼠白玉堂信奉“江湖之道”,桀骜不羁、快意恩仇,以江湖野性惩治奸佞小人。飞叉太保钟雄与铁血卫,则游走于正邪边缘,身处绿林阵营,不屑朝堂法度,即使在恩义裹挟下,也秉持不滥杀无辜的侠客底线。

品护卫,他必须恪守朝堂法度;身为心怀苍生的南侠,他又放不下江湖道义。西桥渡一役将这份两难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,剧中多元侠义观的碰撞。展昭坚守“庙堂之法”,守住本心,不攀附权贵,不背弃百姓,以规则捍卫人间公义。锦猫鼠白玉堂信奉“江湖之道”,桀骜不羁、快意恩仇,以江湖野性惩治奸佞小人。飞叉太保钟雄与铁血卫,则游走于正邪边缘,身处绿林阵营,不屑朝堂法度,即使在恩义裹挟下,也秉持不滥杀无辜的侠客底线。

区别于传统武侠,《雨霖铃》采用庙堂与江湖共生、情义与法度博弈的双线叙事,探讨个体在历史洪流中,如何坚守本心、维护公道,让千年侠义精神有了全新释义。

文武失衡

遗憾的是,《雨霖铃》的创作野心与制作诚意,在实际落地中遭遇严峻考验。剧集热播之下不乏质疑之声,叙事节奏、文戏武戏失衡成为观众集中讨论的焦点。

剧中打戏,硬核实拍的诚意毋庸置疑,却难以掩盖打戏与叙事逻辑的割裂。打戏的核心功能是服务于故事逻辑和角色塑造,是剧情张力的延伸。剧集开场,山北客店中,升云庄、唐门、玲珑山庄、寒水宫以及襄州府官兵等多股势力频繁登场,一言不合即开打,缺少足够的叙事铺陈。硬核打戏沦为单纯的视觉消耗,削弱了叙事内核,让观众难以共情打斗背后的恩怨纠葛,就被卷入一场又一场混战之中。

过多的打戏,不可避免地挤占了文戏叙事的表达空间。作为权谋武侠剧,剧集试图兼顾江湖、权谋、探案多重线索,却因文戏篇幅被压缩,前期剧情被密集打戏控场,核心叙事主线模糊不清,人物行为动机晦涩不明。直至第三集过半,剧集才借由飞叉太保钟雄之口,点明展昭身份,解释其手握重要信件、被朝野多方势力追杀的缘由。过于拖沓的叙事节奏,让核心悬念迟迟无法铺展,前期人物关系、各方势力立场交代含糊,观众在密集打斗中难以理清主线脉络,迟迟无法代入剧情。

不可否认,《雨霖铃》是近年来武侠剧一次极具分量的突围。它以手搓质感重构武侠美学,深化侠义内核,让观众看到正统武侠剧回归的可能。当武侠剧不再依赖特效堆砌、情爱叙事,将重心回归到“侠”的本质,聚焦人性叩问与道义坚守,沉睡的武侠江湖,或许将在刀光剑影中,重焕生机。

『手搓武侠』《雨霖铃》能否重塑武侠经典

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遵规守序的文明社会
离不开每一个人的支持